

为了 艾滋病患者的微笑

本报记者 张萍

她们是一群年轻、活泼,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医护人员,由于职业关系和社会的偏见,只好隐去她们的姓名。她们长期与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接触,在给患者医治病痛的同时,用精湛的医术和爱心去温暖他们受伤的心灵——



医护人员就是我的亲人

11月28日,是艾滋病患者李三(化名)半年一次复查的时间,他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走廊里,遇到了给他治病的医护人员,便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但给他治病的医生都认不出来他是谁了。后经回忆才知道,这个患者就是半年前曾来该院住院的患者李三,现在的他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200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并伴随着发烧、胸闷、咳嗽和头疼等症状,来到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治。当时,李三只有27岁,来到该医院时已是骨瘦如柴,无法行走,是家人把他背到了病房。

年纪轻轻的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心理压力很大,曾一度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除了给他治病外,还采用“话聊”方法,帮助他消除思想上的顾虑。经过交谈,医护人员得知他是担心自己的病久治不愈给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该院的医护人员就给他讲道理,不厌其烦地开导他。由于艾滋病人对周围的

事情比较敏感,医护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医护人员在给他治疗的过程中,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观察他的病情时,医生不戴手套,用手轻轻摸他的头、皮肤,让他感到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不嫌弃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也慢慢得到了康复,便出院回家疗养。这次来复查时,他已是满面红光,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对记者说:“该院医护人员就是我的亲人。”

亲人最担心我们的安全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没有丈夫,我们也和正常人一样,渴望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幸福的家。而我们面对的是具有传染性的高危人群,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对自己的健康构成威胁,给家庭带来不幸,但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无怨无悔。”该院一位护士长说。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护士在给艾滋病患者静脉穿刺时,针头划伤了自己的皮肤,这种情况极有可能被感染。医院给其用药预防,三个月后复查,这个护士没有被感染。有的医护人员结婚怀孕后,也要与艾滋病患者接

触,对其进行医学护理。

但为了患者早日康复,他们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只求奉献。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当你面对渴求健康的眼光,你就不由自主地会用鼓励的眼神传递力量,用有力的双手搀扶着患者越过心灵的沼泽地,带给他们摆脱病魔的勇气,用心理学知识抚慰心灵空寂的患者轻松进入梦乡,用医学知识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患者用“四个一”,即医护人员一丝温情,一分关爱,一滴汗水,一分真情,对医护人员作了最好的评价。

医护人员脏累不畏惧

艾滋病属于性传播疾病的范畴,被大多数人视为“脏病”、“见不得人的病”。他们患病后,怕人知道,有的不敢去看病,造成病情延误甚至恶化。一位女艾滋病患者被家人送到该院时,下身已经失去知觉,还伴有高烧和腹泻、大便失禁。由于她高烧不退,在服过退烧药以后大量出汗,把床单都弄湿了,护士们一天要给她换四次床单。为防止她身上长褥疮,护士们两小时帮她翻一次身。每天,护士给她量体温、测脉搏,换床单,对尿管插口进行消毒,常常是两个护士忙半天,但她们没

有怨言。她们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热爱它。”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这位女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据该院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介绍,她们遇到这种病人,除了有热情的态度外,还要为患者保密,使患者能放心地讲述病史、接受检查,以便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刚开始治疗时,那位女患者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不配合治疗的心理,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通过与她接触,她感觉到医护人员在处处为她的病情着想,渐渐地愿意向医护人员倾诉她的心里话。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对她的疾病有了客观全面的了解,帮助她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相关链接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终生传染,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今年的12月1日是第十九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仍然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更有效地唤醒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1988年1月确定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妈妈去世

顾小航公司的老板因不能在短期内找到人替代顾小航,于是请顾小航回公司继续工作,顾小航当然乐意了。而顾小西也因何建国主动参加她父亲新书的发布会大为感动,两人的感情又接近了一步,忘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偏偏这时,何建国的爹又打来了电话。一听到何建国的爹打来电话,顾小西就立刻高度警惕,她不知道何建国的爹又有什么事情来麻烦他们。何建国接完电话后,她问他爹什么事,何建国说没什么大事,然后说他有点事儿不能在家吃饭,就走了。

何建国之所以没对小西说爹在电话里说的事,是想自己把这事处理了不想让小西生气,不想让他们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关系再次紧张

起来。于是,他去工地找哥哥。爹来电话说,嫂子的爷爷过世,她爷爷希望孙辈们都能回去看看,包括小西。何建国觉着这事让小西回去有一点儿说不过去,就想先来跟他商量一下,先打通哥哥这道关。他本觉得,哥哥这一关好过,哥哥同意了再让哥哥去做嫂子和家人的工作,就容易多了。没想到哥哥却说:“你嫂子跟她爷爷感情很好,老人走了,哭丧是孙辈的责任。我知道这事没啥意思,可他们重视。让小西迁就这一回行不?”

“哥,你看咱能不能花钱雇个哭丧婆替一下小西?钱我来出!”

何建成摆手,叹道:“建国,这不是一个钱的事……叫小西回去是为啥?为她有身份,能让你嫂



连载(三十三)

新结婚时代

王海鸰

子觉得脸上有光。你嫂子为了照顾咱爹妈和孩子,连自己的爷爷走都不在身边,这件事让她心里头很不好受呀!”

哥哥的态度使何建国下定了决心:“行,我跟小西说。请几天假跑一趟,算不了啥。”

离开哥哥后,何建国找顾小西谈谈,谈的结果当然是顾小西不

去,还挖苦了他一番。顾小西的嘴,何建国已领教多次,便决定求求小西的妈妈。

因为妈妈说情,小西无奈,不由长叹,算是同意。小西爸松了口气。致命的原因、心照不宣的原因谁都没说,那就是小西的生育问题。

小西妈猝死。当天,小西妈刚做

完9个小时的大手术,在向手术室外走的时候,瘫倒在了手术室门口。抢救工作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小西爸和小航都赶来了,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使用了最新设备最好的药物,仍未能挽留住她的生命。

小西妈死的那一刻,小西正在一群全然陌生的哭丧队伍里,哭

一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她自然是哭不出来,与何建国一起低头表演哭,因建国嫂子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他们不能不与之同悲。有两个专职哭丧婆陪建国嫂子一家人哭,不愧是专职,哭得比死者家人更响、更久、更有韵律,边哭边喊着一些哭丧的套话,比如“你走了可让我们怎么活呀”等。她们的存在使哭丧队伍显得热闹了许多,气势宏大了许多。红白喜事办得热闹是这家人在村里地位和人缘的标志。难道他们,就感觉不到那热闹那气势的虚假吗?那不仅显示不出生者对逝者的哀痛,反把悲剧弄成了闹剧,对死者形成了亵渎。也许,他们在意的压根儿就不是死

者的感受。生者为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生者自己。当然这些想法小西只是在心里想想,绝不会说,也没有人说。她就不信何建国没有感觉。既然他能保持沉默并欣然加入,她也能。不就是虚伪吗?虚伪太容易了,只要走进这个队伍,低下头去,别让人看到你无动于衷的脸,就一切OK。将心比心,他们当下就对那两个专职的哭丧婆由衷佩服:没有相当天赋,比如与众不同的泪腺和宽广的嗓音及良好的敬业精神,就别想以此为生。

下期预告:离婚